

新時代雜文漫談

廖仲沙題

刘 甲 著

新 时 代 杂 文 漫 谈

刘 甲 著

唐 山 市 杂 文 学 会 编

前 言

近年来,杂文创作日渐繁荣,许多青年同志纷纷试笔。但杂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创作中有哪些规律可循?鲁迅杂文笔法应该怎样继承发扬?新时代杂文与鲁迅时代杂文有哪些区别?杂文与评论有哪些不同?这些问题都是杂文创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也是许多杂文作者经常遇到的。收集到这本书里的文章,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已经引起杂文界的注意。

作者刘甲,河北蠡县人,1938年参加抗日队伍,1942年进入延安,1948年开始从事报纸新闻工作,从1956年起即在人民日报副刊从事杂文编辑工作至今。其间,他还曾担任过县委宣传部长,新华社分社社长,县委书记等职务。几十年来,他以何北仁、葛德、董枫、董逢亚、庄农、阮延顺、阮广民、冀仲仁、袁军等数十个笔名,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了四百多篇杂文和许多关于杂文创作方面的论述,他的这些论述,亲切自然,深入浅出,时有卓见,涉及到不少别人没有探及到的问题,又因作者既是编辑,又兼杂文创作,这就使他的理论更带有实用价值,易于为广大杂文作者所借鉴。

刘甲同志热心杂文事业。作为编辑,他勤恳培育,耐心扶助杂文新手,是一位尽责的“园丁”。近几年来,他不辞辛劳,为推动新的历史期的杂文创作奔走,为各地一些杂文学会的成立做了有益的工作。他被聘为河北省杂文学会和

《杂文报》的顾问。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唐山市社联、河北省杂文学会杜文远等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尤为令人感动的是，我国著名杂文家廖沫沙同志抱病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墨香犹在，其意切切，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唐山市杂文学会

1984.11.17

目 录

前 言

杂文创作提出的问题·····	(1)
杂文的演变与现状·····	(8)
党与杂文·····	(13)
杂文在新时期的作用·····	(16)
新时代杂文的曲折历程·····	(20)
我们时代杂文的理论基石·····	(34)
论我们时代杂文同鲁迅式杂文的基本区别·····	(56)
歌颂性杂文的开辟·····	(72)
杂文与评论的区别·····	(77)
鲁迅杂文笔法的学习和运用·····	(92)
也谈“杂文味”·····	(105)

附作者杂文五篇

由“正道”想到“鲁迅精神”·····	(108)
狗道主义·····	(111)
张飞的“细”·····	(114)
洪太尉及其它·····	(117)
愚公移山精神还要发扬·····	(121)
后 记·····	(124)

杂文创作提出的问题

河北省杂文学会成立了。建立这个组织，我认为可以起到以下几个作用。

第一，给杂文正了名。杂文在鲁迅时代发挥了很大作用，名气是很大的，很好的。建国以来，由于我们历史上的曲曲折折，杂文随之几起几落，因此，有些人对杂文有了点误解，总觉得杂文这个东西不是个很正道的东西，另眼看待它，有的人也有点怕它。实质上杂文历来是在我们党领导下一个很有战斗性的文体，发挥过很大的战斗作用。应该这样看杂文才是对的。现在我们这个杂文学会一成立，就给杂文正了名。

第二，杂文学会成立消除了一种误解，过去有些人总是认为，我们的领导不喜欢杂文，甚至有时候讨厌杂文。因此，有的报纸就不敢大胆搞杂文，搞别的评论时，坦然无事，搞杂文的时候就战战兢兢，非常小心谨慎。有的人在写杂文时也有顾虑，原因之一是认为好象我们党多年来对杂文并不喜欢，有时甚至是讨厌，其实这不对。当然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希望杂文要和党的工作配合得密切，配合得好，能够发挥有利的作用就会受到欢迎。

第三，成立杂文学会，还解决了一个“官民一致”的问题。有一些杂文作者，认为杂文是批评“官方”的，应该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官方立场上说话。他们还把那些

歌颂新生活新事物，宣扬党的观点的杂文，认为是没有骨气的杂文，而只有挖苦讽刺的杂文，才算是真正的杂文。我们这个杂文学会一组织起来，就鲜明地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党的方针、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反对精神污染来发挥它的战斗作用。扶正祛邪，该赞颂的赞颂，该揭露的揭露。在这个问题上，也同高扬同志今天讲话的第一个要求相吻合。

在杂文创作的实践过程中，我们要在行动上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官”和“民”是一致的。至于“官”当中，有个别人变化了，失去了共产党员的鲜明特色和优良品质，不利于人民了，这个我们大家要和他做斗争，我们党要整党、整风，就是要解决、克服这些东西。所以，总的来说“官”、“民”是一致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杂文就免不了要发生偏差。建国三十多年来的杂文历史，这样曲曲折折的发展，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在一定时期，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左”了，有些政治运动影响了杂文；另一个原因，是杂文本身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基调，没有完全解决好，也有关系。

第四，解决了所谓“心有余悸”问题。杂文学会的成立，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很明显，人们会说，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呢？大家自然就胆子大了。省委第一书记自己写杂文，当杂文学会的名誉会长，省委的领导号召大家写杂文，给写杂文的人“穿小鞋”的事就会少些。当然，这不是说有了杂文学会，有了高扬同志作名誉会长，就可以壮起胆子来，不管什么话都可以乱说。而是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可以

大胆反对种种不良倾向，发挥自己的战斗作用了。在整党当中，在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当中都可更好地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了。

我们这个杂文学会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报刊结合比较紧。不仅组织了队伍，同时开辟了阵地。这一点解决得比较好。现在各个报刊的杂文编辑，基本上是我们学会的会员。杂文同别的文学作品不一样，非常需要有及时发表的阵地。杂文是讲究时效的，今天写了一篇杂文，几个月后没登，基本上就等于没用了。杂文的最大特点是迅速地、及时地，面对社会生活，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过去的组织形式同现在不完全一样，过去是由报纸编辑出面组织作者写作。现在我们把两方面的同志组织到一起，更便于队伍同阵地相结合。而且在杂文学会的理事分工中，还专门分清了由谁负责组织为报刊撰写杂文，由谁负责杂文的发表阵地问题。这个问题结合的好，是个优势。使杂文发表得以更及时，杂文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就更强，报刊和读者也会更喜欢它。

还有，把杂文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和创作结合起来，这也和别的文学创作不一样。在文学战线上，搞创作的同搞理论研究、文艺评论的常常是分开来的。而杂文目前是一套人马。这一方面发扬了理论结合实践的优点，便于从创作的经验教训中去认识杂文的一些问题，又通过这些认识去指导新的实践，有利于杂文的发展。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杂文的理论研究是一个异常薄弱的环节。如果说杂文队伍在文学创作队伍中是一支较弱的队伍的话，在杂文队伍中理论研究和评论的工作就尤其是薄弱的，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杂文学会既然称“学”，就应带点学术性的色彩。在初组织时，从

实际出发，不一定等到大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了再组织学会，只要有志于学，就可以先组织起来。但组织起来后长期无“学”，就有点名不符实了。因此，建议在从事实际战斗的同时要注重研究。要使杂文创作繁荣起来，不断提高杂文质量，不作研究是不行的。特别是现在杂文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解决，看法上还存在着相当的分歧，为了保证杂文的正确方向，特别要重视研究工作。

在当前有哪些应该注意研究的问题呢？

第一，我们时代的杂文同鲁迅时代的杂文到底有无区别？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看法：一种是否认杂文有时代特点。另一种认为时代不同了，杂文也应该有区别。但对于区别的基点在哪里，看法又不一。有的讲区别点在于，鲁迅式杂文主要是针对敌人的，而我们时代的杂文则主要针对人民内部矛盾。有的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是，鲁迅式杂文对敌的虽然较多，但对人民内部的也不少。我们时代的杂文大量是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也有对敌的，两者都强调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态度、观点去处理。两个时代的杂文，都要涉及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说同鲁迅时代有区别的话，也只能是量的区别，前者对敌斗争多、量大，我们时代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量大，但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都要用不同的观点立场去处理，在这个根本的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还有一种说法，鲁迅杂文主要是用于暴露黑暗，而当代杂文主要是用于歌颂光明，甚至说我们时代杂文的基调是歌颂，认为这就是两者的基本区别。也有不同意这种观点的，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并不在这里。鲁迅所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暴露黑暗当然是主要的，但他也有歌颂，如赞美刘

和珍等人。鲁迅还曾用曲折的笔法赞美党的领导和党领导的下的人民斗争。比如《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这篇杂文。那么主要区别在哪里呢？在于它们的基调不同。鲁迅时代杂文的作者是受政治压迫的，代表人民说话，人民群众也是受压迫的。因此，它的特点是受压迫的杂文作者来替受压迫的人民群众进行呐喊，向反动的统治者进行抗争。鲁迅式杂文反映的题材很广泛，表现方法和风格也很多样，但基调是统一的，是被压迫者的基调。还有人说“杂文是不民主的产物”，这也是需要研究、弄清楚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弄清这些，杂文的队伍、方向也就容易解决了。

第二，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杂文的一些观点的研究。前边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已经涉及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杂文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个方面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有人又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杂文的论述都归于“左”的错误思想。说是三十多年来杂文之所以得不到发展主要就是受了毛泽东同志这些“左”的思想束缚。他们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比如关于时代已经不同了，因此，杂文的形式也不能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他们不同意这个提法，他们说这正好是限制了杂文的创作，他们认为杂文还应该跟鲁迅那时的完全一样。我认为应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结合杂文的发展历史、现状、基调，把这一观点弄清楚。

第三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杂文同一般评论的区别。目前，人们对杂文的批评是，我们的杂文一般缺乏杂文味道，缺乏杂文特色，有点和一般小评论差不多。杂文和评论到底

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区别开？绝然分开恐怕困难，但在表现方法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我上次根据和同志们的座谈，提到过在身份上，角度上，方式上，路数上可以有所区别，不知对不对，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这不仅是一个如何增加杂文特色，增加杂文味道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提高杂文质量，增加杂文的批评深度和加强杂文的战斗性的问题，值得在杂文创作中注意解决。

第四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时代的杂文怎样去继承鲁迅杂文的优良传统的问题。包括把鲁迅创造使用过的杂文的笔法，如何运用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杂文中来。有的人把毛泽东同志说的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理解成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能再用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时代的杂文在实际上对鲁迅的笔法大体都用过了。现在看来，只存在用得好不好，而不存在可用不可用的问题。但是怎么去运用它，这又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时代的杂文和鲁迅式杂文有个继承关系。因为鲁迅那时候的杂文，虽是处在那样一个时代的条件下，但从基本上看，它是为人民说话的，也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搞的，我们时代的杂文仍然是在党的领导下搞的，仍然是要替人民群众说话的，所以两者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它们有着时代的区别。那么既然有继承性，鲁迅杂文创作当中的一些优良传统，或一些可吸取、可运用的手法，都应该加以研究，把它引进到或发挥到我们的杂文创作中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杂文更加有特色。

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总的来说都是围绕着我们时代的杂文同鲁迅式杂文的联系与区别而展开的，其中心是我们时代的杂文的基调和发展方向、发展道路

的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认识统一起来，我们时代的杂文的基调和方向就基本上解决了，其余一切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杂文作者也就可以更加放手来写杂文，使杂文更有文采，更有生气，更富有战斗性。否则，总是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写杂文，杂文就很难写得好，或者写出，但实际的社会效果并不好。尤为重要的是，基调方向解决不好，杂文的发展进程中，就难免还会出现曲折。因为三十多年来的杂文发展中的曲曲折折，除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和历次过火的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个重大原因以外，杂文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也是原因之一。现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基本完成，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作保证，前一个原因则已基本消除，其余的障碍不难于实际中去解决，而杂文本身的问题，只有通过加强杂文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才能解决。

鉴于这种研究十分缺乏，急需加强。因此，应该解放思想，首先克服畏难情绪，不要不敢碰这个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除了理应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正确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以保证研究的方向以外，其余应该尽量放手，百无禁忌。在杂文研究上，现在还是首先应该活起来。

以上这些问题，当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研讨，才能达致统一的认识，只靠我们进行研讨，还是不足的。但是，既然我们组织起了第一家杂文学会，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应该带头先实行起来，作些抛砖引玉的工作，也是好的。

（本篇为作者在河北杂文学会成立大会上
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新加，1983年11月）

杂文的演变与现状

我是搞编辑的，办报纸，也写杂文。唐山市杂文学会成立和我有点关系，我赶来祝贺。下边我谈一谈对杂文的发展趋势和对杂文现状的一些看法；

杂文从大的方面分，有古代杂文、现代杂文和当代杂文。古代杂文源远流长，从先秦诸子散文就开始有了杂文。现代杂文从五四时候开始，到解放战争胜利，大约30年，这时期杂文是中国杂文质量、数量相当繁茂的时期，这时的杂文，称为鲁迅式的杂文，这种杂文对我们以后的杂文发生了很大影响。主要是以鲁迅为代表，包括一批新文化战士，一批爱国主义者。当代杂文主要是指“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的杂文，也称我们时代的杂文、或新时代杂文、或人民大众当权时代的杂文。这种杂文从1942年延安整风当中《解放日报》改版开始，至现在四十余年。其间经历了十年动乱。十年动乱期间杂文起个什么名字，可另作讨论。把这十年刨出去，我们时代的杂文也是30年多一点。

杂文的分期有其特点，与文学有所不同。文学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它是以革命的性质或社会的性质为分界的。比如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叫近代文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叫现代文学，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叫当代文学。而杂文，我认为应以人民大众当权来划分比较准确。因为人民大众当权后的杂文和人民大众当权以前的杂文具有基

本的区别。以这种分法，在时间上还有很长一段交叉，好几年，我看研究杂文，这几年切不开。有些文艺界人士对这样的分法也很欣赏，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也不妨作如此考虑。这是关于现代杂文和当代杂文分法上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建国后的杂文，有三段分法，有四段分法，有的人分作三大段，一九五六年一段，六十年代初一段，现在一段。这种分法就是不承认大跃进时期和反右倾时期杂文。依这个分法，有好多问题说不清，因为30年来，我们的杂文是由鲁迅式杂文逐渐过渡过来的。不承认那段，有些问题说不清。另外这一阶段的杂文，还有许多特点，比如大量涉及人民内部矛盾的杂文，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回避是回避不了的，要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有教训归有教训，不能采取抹去的办法。对十年动乱期间的杂文，我们好象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这是因为十年动乱时期的杂文，不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杂文。就好象解放以前，除了鲁迅杂文、进步杂文、革命杂文外，还有反动的杂文。我们研究鲁迅式杂文的时候，也不把反动的杂文计入一样。所以我们不是不承认这段杂文，而是不承认这段杂文是我们时代的杂文。所以，研究“我们时代杂文”这个命题下的杂文，可以把十年动乱的杂文划出去。第三个问题是要注意鲁迅时代杂文同我们时代的杂文有什么关系。我们时代杂文同鲁迅式杂文是一脉相承的，因为，鲁迅式杂文和我们时代的杂文，都是在党领导下的杂文，都是为人民代言的，这两点完全一样。但也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人民的地位不同了。前一个时代是人民受压迫，后一个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地位不同了，两种杂文基调就不同了。我们所以承认上述七

年时间的那段交叉，也是为了能看出基调的变化来。

第二个问题，说说杂文的现状。所谓现状，是 当前 情况。关于对杂文现状的看法，有几类。一种看法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杂文发展了，前途是光明的。第二种看法认为，粉碎四人帮，杂文有了希望。但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杂文的总趋势是收，前景不怎么光明。认为杂文不可能有大的繁荣和发展了。当前主要是这两种看法。我是持前一种看法的，乐观派。这种看法有没有根据呢？我认为是有根据的；回顾30年的历史经验，分析30年来杂文曲折的原因，无外乎是两点：一方面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偏差、错误，一些大的政治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杂文作者，造成了杂文的起起落落。另一方面还是杂文本身一些原因。我们时代的杂文是从鲁迅式杂文过渡过来的，在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是不理想的。比如在指导思想、创作思想上，有人认为“还是杂文时代呀”，“还要鲁迅式杂文啊”，这些都是与我们时代杂文发展不完全相适应的。我们时代杂文大不一样了，民主生活正常一点，杂文就繁荣一点。所以我们讲现状，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从这里看，我说过杂文曲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党的指导思想上偏差、错误、落后的东西造成的，一个是杂文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占主要地位。比如整风开始以后那种大鸣大放式的杂文，在当时还认为放的不够，象徐懋庸同志的杂文，是可以拿来研究的，在杂文的笔法上，有很高的造诣，是值得学习的。但是你若研究杂文的基调，里边有些问题。说那时的杂文是毒草，那是错误的，但若把那时的杂文都说成里边没有缺点，没有值

得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总结的教训，恐怕是不公道的。如果明白了以上两个原因，我们可以讲，前一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经过拨乱反正，党的路线、党的基本方针已定了。在杂文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这个方面，那个方面，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的阻拦。但这些问题已不象以前那样不可抗拒了。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会因某些领导造成大的困难而出现大的曲折，后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正在克服，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来统一认识，在杂文创作实践或研究当中逐步克服。因此我们说，杂文已走向了创作的坦途。现在从报刊上看，中央一级报，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不管这些报上杂文的水平如何，也有的登的多，有的登的少，但杂文是很被重视的。省一级报纸，象《河北日报》、《福建日报》，武汉的《长江日报》，沈阳的《辽宁日报》，杂文还是不错的。地区一级的报，比如《唐山劳动日报》，浙江的《宁波日报》，江苏的《无锡日报》，广东的《羊城晚报》，也是不错的。要看趋势的话，越来越来气势越大。刊物上，如《新观察》，有些杂文相当不错的，《人民文学》现在也登杂文，《报告文学》也登杂文，《红旗》也登，且很注意质量，《冀东文艺》也登杂文，所以说杂文是日渐被重视。而且我提一点，就是报纸上的评论，现在也主动向杂文靠近。这种靠近并不是杂文去拉它，而是它主动向杂文靠近，说明杂文有吸引力，获得了群众，说明杂文的道路宽了。引起了报刊领导同志的重视。过去把杂文看成不是很正派的东西，现在不是这种情形了。不是排斥杂文，而是主动靠近，并不是杂文让它靠近的，而是它主动靠近的，这说明

杂文的风在起而不是在落，杂文的花是在放，而不是在谢。杂文集的出版也引起了注意，很多出版社有了计划，且出了青年作者的集子。现在有的地方领导很关心，比如河北省委领导高扬、高占祥很关心，还要出河北省的杂文集子。当前杂文的现状是发展的，前景很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不平衡。比如西北，报纸上杂文少。去年我去西北打听了一下，主要原因是报纸领导人对杂文仍然处在一种不积极状态。浙江的杂文有一些，但就它那个地方的条件来说还差一些，一些有名气的杂文作家不少是浙江的，但浙江的杂文不够活跃。第二是杂文的质量不够高，一是思想深度不够，战斗性差，二是文彩不够，象评论。总之，杂文创作是日渐活跃的状态，但是不平衡。近几年来，从人民日报的情况看，主要是注意了杂文的普及，向深度发展是不够的，我们今后要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提高，要解决杂文战斗性不足，味不浓的问题。

（本篇为作者在唐山市杂文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84.5.8）